

秋色韵正浓

白中乾(任城)

田野间,秋意渐浓。

持续一夏的绿意,悄然褪作浅黄。稻穗渐熟,谦卑地弯成钩状;田埂上的大青豆却仍固执地墨绿着,唯有豆荚由嫩绿转为淡黄,静默地诉说成熟。

立秋一过,酷暑悄然谢幕。当第一缕秋风无声拂过,乡野就如一幅徐徐铺展的画卷,渐渐染上斑斓的秋韵……

看吧,村路旁的杨树叶开始泛黄,在风中簌簌飘落。那条蜿蜒的生产路,如一条轻盈的飘带,穿行于无边的金色稻海之间。路旁的野菊开得恣意,细碎的小黄花如星辰洒落,在秋风里摇曳生姿。它们虽无华贵之态,却以朴拙与坚韧,书写秋日的倔强与热烈。

远望稻田,仿佛一片金色海洋。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稻秆,风过时沙沙作响,似大地柔声吟唱丰收的前奏。戴草帽的农人在其间忙碌,身影时隐时现于稻浪之中。汗水从眼角滑落,渗进叶间、融入泥土——那是献给土地的赞美诗,是耕耘者最诚实的仪式。每一株低垂的稻穗,都缀满他们的汗滴与期望。

日暮西垂,金色的夕晖洒遍旷野。远处村头传来广场舞的乐声,袅袅升腾,融进天边晚霞,仿佛为这宁静田园伴奏最美的夜曲。坐在农家小院,尝一口新摘的果实,任秋风轻抚脸颊,心中涌起的是对这乡野深深的眷恋。

秋之韵味,是一幅彩绘的画卷,是一曲大地的歌谣,更是一段温热绵长的记忆。它让我们疲惫的心得以栖息,重新寻回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生活的热爱,以及对美好的永恒向往。

微山湖的秋

曹绍军(微山)

离开老家微山湖四十五年,总以为记忆里的秋会随岁月模糊。直到踏上微山湖大道,车窗外的景致撞进眼底,才惊觉故乡的秋早已将新旧时光织成网,轻轻一扯,全是牵挂。

记忆里微山湖的秋,是脚边的草、手里的镰。小学放学铃一响,我便抄起镰刀、扁担往湖边跑。蒋集河南村南一公里外,芦苇荡高过头顶,风卷绿浪,裹着鱼虾的蹦跳声。蹲在湖边割秋草,镰刀划断草茎的“沙沙”声,混着远处渔船的吆喝,成了最踏实的背景音。那时的秋,也是船上的风、舱里的鲜。地瓜丰收时,我们推车运薯上船,撑篙往湖心去。船家撒开渔网,拉起满舱鱼虾,我们则用地瓜换回活蹦乱跳的鲫鱼、白虾,船板上的水珠滚落湖面,溅起的全是生活烟火气。

如今微山湖的秋,多了开阔与现代感。滨湖大道笔直延伸,集装箱船的马达声轰隆作响,连南岸的养鱼池似乎也随着这经济的脉搏一同跃动。深秋湖边,割芦苇的人少了,举着相机的游客多了,镜头对准了水鸟和漫天芦花。上午十点,船家李叔正直播卖银鱼。渔网出水的刹那,银鳞在镜头前闪烁跳跃,他一边笑着,一边和直播间的网友互动。游客们则围拢而来,争相购买,都说要把这“微山湖的秋味”带回家。

在新旧时光的交织里,微山湖的秋从未改变。变的是湖滨大道的柏油、渔船的动力;不变的是碧水映秋阳、风里的芦苇香,还有游子心中的故乡情。过去渔船靠人力,如今靠机器,但李叔等乡亲恪守着“产卵期绝不网”的古训;过去换鱼虾是生计,如今卖湖鲜是产业,可鱼虾的湖水味依旧鲜甜。

这秋,是儿时地瓜煎饼配鱼虾的温暖烟火,是如今直播间里闪烁的银鱼,更是牵绊我的线。无论走多远,回头望,那一湖秋色总在静静地等着我回家。

俯身·仰望

邓凤霞(太白湖新区)

香蕉这种水果无人不识,但我这个北方人来到海南后,才真正见识到香蕉树生长的全过程。

我所居住的小区,位于海南省中部一个安静的小镇。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,俨然一处世外桃源。小区南侧是一片闲置土地,上面零零星星生长着一些叶子极像芭蕉的植物——我出于好奇,用手机查了查,才知道这些看似慵懒随意的植株,竟然是香蕉树。它们并不起眼,树干被层层枯叶包裹,略显凌乱。我原以为,能结出如此美味果实的神奇植物,该是高大挺拔、威风凛凛的。

从那以后,我常走进这片小树林,像是与香蕉树有了秘密的约定。突然有一天,在一丛宽阔叶片的中央,一支紫红色的花苞昂然挺出,宛若一支火炬直指苍穹,无畏不惧。自那天起,我日日前来探望。而香蕉树也仿佛知晓我的心意,每一天都为我准备新的惊喜。原本直指苍穹的花苞,渐渐弯曲垂下,花秆也越来越粗壮。它低下了头,朝向大地——这时,它才真正开始静心孕育果实。

香蕉的果实,是在花苞内自上而下、一层层结出的。当第一排香蕉雏形在苞片中悄悄成型,外层的苞片便会轻轻掀开,如羽翼般温柔地袒露出腋下那一只只顶着残蕊的幼嫩香蕉。它们偎在苞片的怀抱之中,仿佛被母亲紧紧护佑。而那苞片也确实如同慈母,生怕怀抱中的孩子受到半点风吹日晒。

小香蕉并不安于一直躲在庇护之下。一旦头顶的苞片完成使命、干枯脱落,它们便如终于见到天空的雏鸟,猛然扭转方向——从向下弯曲变为向上生长,迎向阳光,倔强地仰望着苍穹。

一瓣落下,另一瓣又开。新的香蕉雏形再次突破屏障,重复着向阳而生的旅程。它们一圈接一圈、一排挨一排,循环交替,彼此成就。而曾经的苞片,却为了新生命的诞生,不惜凋零、不惜碎身。小香蕉们,正是站在这些“巨人”的肩头,完成了生命的迭代与辉煌。

这静默而壮烈的生命过程,不禁让我想起我市的李木生等文坛前辈。他们正如那香蕉的花苞,俯首为桥,躬身作梯,将一批批文学爱好者扶上马、送一程。那份不离不弃的扶持、始终如一的鼓励,给了无数文友底气与自信,使他们从最初的自我怀疑,到尝试书写,再到最终实现蜕变——甚至成为优秀的写作者。

正是前辈们无私而宽广的爱,为年轻的梦想撑起一片高远天空。而我们,得以在他们的庇佑与祝福之中,勇敢展翅,凌霄翱翔。

秋枣红,乡情浓

孙秀启(邹城)

清晨,我在市集偶见一位大姐用竹篮盛着大红枣叫卖。那枣子红得鲜亮,一眼望去便心生欢喜。我拈起一枚轻咬,脆生生、甜津津的滋味瞬间漫开——就是这个味道,一下子把我拽回了故乡的老院。

春风一度,院里的枣枝便急急绽出细碎的黄花,星星点点藏于叶间。不久,青果初结,绿豆大小,绿得透亮。待秋意渐浓,枣儿渐渐染红,一日比一日饱满,如珍珠,似玛瑙,更像一盏盏小红灯笼,在风里轻晃。

有枣的季节,我家的饭食也多了花样:祖母蒸枣糕,揭开锅盖那一刻,甜香四溢;母亲煮玉米粥时扔进几颗枣,平淡的粥便漾开了丝丝清甜。

后来我读高中,每月才回一次家,常错过打枣的时节。父亲总会特意为我留一些在枝头,可学业日重,那份打枣的念想,也渐渐淡了。再后来我在县城参加工作,一两周回一次家,枣虽照样吃得到,却觉得离那棵老枣树越来越远。直至老屋拆迁,小院不复,枣树也无迹可寻。

如今竹篮中的红枣依旧艳红,而我望着它们,仿佛又一次站在故乡的秋风里。那棵老枣树,那些枝头摇曳的“红灯笼”,那群偷枣的孩童、祖母的枣糕香……早已刻进骨血,化成永难消散的乡愁。

激活

井明新(泗水)

银行柜台前,随着业务办毕,“激活”二字不啻于一声低沉的号角,郑重地唤醒了我那张沉睡两年的退役军人优待证。

银行的柜台前,工作人员接过证件时,眼里带着轻轻的敬意。那一刻,我心里一暖。激活流程简单,不过是核对信息、设置密码的片刻工夫。可当卡片重新递回手中,我却觉得它的分量重了些——这激活的哪是一张卡,分明是那段把青春交给军装的岁月。

这张证的用途,远不止于银行工作人员所说的“取款方便”。它是一种身份的回响,是国家对退役军人许下的无声承诺:你曾把青春压进枪膛,如今我们把尊重装进你的口袋。站在那些“优先”标识前,亮出它时,不是炫耀特权,而是对奉献的温柔回应——曾在训练场挥汗如雨,曾在岗位上日夜坚守,如今在生活的烟火里,得到一点恰到好处的关照。这种“被记得”的感觉,比任何便利都更加动人。

我尤其记得激活时柜员的提醒:优待证虽能当银行卡用,但本质仍是荣誉的象征。因此,使用时须多一份细心。密码要妥善保管,毕竟关联金融账户;证件也得收好,它不仅是卡,更是身份的证明,一旦遗失须及时挂失补办;各地的优待政策或有差异,出门前最好查清当地规定,免得空欢喜一场。最重要的是,别让它蒙尘——既然带着“优待”二字,就更该珍惜这份尊重,用得体的,守得庄严。

走出银行时,阳光正好。我把激活后的优待证收进钱包,与身份证、银行卡紧紧挨着。忽然间,我觉得那段军旅岁月从未走远。它不再只是回忆里的斑驳剪影,而是化作生活里的一份踏实。在每一次刷卡、每一次出示的瞬间,它都在温柔提醒:那些穿过军装的日子,值得被好好安放,也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

这一次激活,原是让那段岁月与当下的生活,轻轻地、郑重地握了握手。

昌平山之约

高新刚(曲阜)

昌平山与孔子诞生地尼山隔湖相望,一居湖阳,一守湖阴。远望山形,犹如孔子、老子、释迦三圣并肩而立,似在促膝论道、娓娓交谈。故有人誉之为“世界第九大奇观”。

圣水湖上碧波万顷,云烟渺渺,帆影轻移,白鹭翩飞。山与水相接,尼山与昌平山遥相呼应,湖光潋滟,山色空蒙,教人心神俱醉。立于湖畔,恍惚听见当年孔子临川而叹: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昌平山犹未开发,山路尚且荒芜。四处荆棘横生,坡陡石滑,攀登实属不易。立于山脚举目,但见层峦叠翠,满山苍郁。最多是一种叫做黄荆的灌木——不论石缝崖间、地头田边,有土无土,皆可生长。它耐得旱涝,不避寒暑,生命倔强,郁郁葱葱。此刻,山坡上高高低低,紫花如星,开得正盛。蜂群嗡嗡,飞停不断,吮吸芳蜜,正如唐诗所写:“带声来蕊上,连影在香中。”

正行进间,忽闻山顶传来一声长呼——“哎——”。抬头望去,但见人影隐约。一方略平的岩石上,先是两人携手共舞,时而金鸡独立,扬臂向天;时而并肩比心,如鸟双飞。后又登上一人,三人齐齐高举双臂,似在向我们致意。时近正午,我们才至山腰,再难向上,唯有心向往之。忽忆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:“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,常在于险远,而人之所罕至焉,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”我们之未登顶,非不能,实未为也。所缺者,正是那一份“志”——是面对艰险也不退的决心,是坚持到底的勇气。

转而思之,人生何必事事圆满?留一些遗憾,存几分念想,或许反倒更值得回味。